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注】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疏】○注襄謚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是襄爲謚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秝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叙

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江氏永羣經補義申其說云魏諡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予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後人僞托即和嶠所引亦魏晉間贋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尚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循議閣

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卒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葢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梁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閩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儼也○正義曰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注】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疏】

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曰望之既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秉闕監毛三本作柄柄說文重文作棅通於秉儀禮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注云秉即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棅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注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疏 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曰漢書成帝紀云與卒暴之作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即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曷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

吾對曰定于一 注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 疏

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即仁仁即一故趙氏以仁政爲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

孰能一之

注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注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疏 注嗜猶至殺人。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嗜嗜欲喜之也呂氏春秋誣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耆也耆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字義同

孰能與之

注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

者乎【疏】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昭注云與從也呂氏春秋執一篇高誘注云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疏】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匽之興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生即下苗浡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興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

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爲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爲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邠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爲油油然漸生

好貌禮記祭義云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
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
油與由通由與甹通說文丂部云甹木生條也古文
言由枿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
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
爲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
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此以生滅對言由卽甹之假借由訓爲生故雲之新
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漸生
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爲油然故趙以興雲之貌
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
凍雨沛其灑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
傳大力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音義云沛字亦作
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
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詩信南山云益
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箋云冬有積雪春而
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沛有澤義澤有潤義趙氏
以潤釋沛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
劉熙此注云霈霈然注雨貌惟大雨傾注枯苗乃得潤

字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浡盛也又釋訓云勃勃盛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本亦作勃悖勃浡字通爾雅云禦禁也禁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張揖廣雅皆以禦訓止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注今天下至止之○正義曰書堯典覲四岳羣牧立政宅乃牧鄭氏注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人牧即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攴部云牧養牛人也牧之義爲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即以名之爲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即養

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嗜殺人失其爲君之道趙氏採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爲仁政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高誘註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爲長而引申也望則伸其頸故爲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卽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灝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非也廣雅釋詁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釋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水之雍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趙氏解兩沛然不同者經以沛然下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沛然而來謂民之來如水之湧也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疏言定至而已○正義曰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仁定天下故爲一道韓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不貪至謂也○正義曰鄭氏楨

引注廣雅韋昭注楚語皆云嗜貪也故前旣以甘樂釋之此又云貪也文王視民如傷離婁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疏**注宣謚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聖善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爲宣。注宣王至重耳。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之所爲思有以近之。注孟子至之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善趙注見其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

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田忌議丞救韓敗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爲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又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宣必有一誤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諡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諡呂氏春秋問春論韓昭釐侯注覆諡也或先諡威後改諡宣國策因誤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據

紀年桓公之立在年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
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月史蓋因其
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
不可曉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
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當惠十
四年盡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
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即威王戰國趙
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
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云云按烈王
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爲桓公年七年此
威王爲桓公之証也而湣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桓公
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褒諡故亦稱
威王淳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
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
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
此更有証者莊子胠篋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
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數至威宣王正得
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
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
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

太公和篡齊自立為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
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并威宣為一人恰十
二世此後惟湣王襄王至王建為秦所滅莊子與宣
王同時此鬼谷書蘇秦所述言必不謬使分威宣為二
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
既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
田嬰同名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一闕而不書葢亦疑
之莊子釋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
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
牟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
完世家終不敢采錄一字雖足用為善如宣王亦止
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系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
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
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
湣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
為二年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
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
與孟子幣交與游相合而吾惛之言適當倦勤之日
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
去武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

亦合而游梁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疏矣風俗通篇首叙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庶爲得實其體依仿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己老于行文既絕少文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王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証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注】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注孔子至之者。正義曰孔子贊易繫辭傳云包
【疏】羲氏之有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又云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
天下之道開於包羲備于堯舜故删書首堯典舜典
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
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宓羲氏以來至文武周
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之事是及
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丘實與而文不與盟葵丘
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
以著其譎書天子狩于河陽爲不與再致天子是心
賤薄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
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
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子十一篇列于
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
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
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宓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
山言治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
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荀子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儒家稱述叚義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賤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頌與誦通頌述即誦述閔監毛三本作叚義

無以則王乎

注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疏 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邱光庭兼明書云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

論唯安國為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為皇軒轅為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為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為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為疎略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為定論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為名或曰子以軒轅為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為去聲非也○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舍此遂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

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儒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注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疏○注行德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尚德以霸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疏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云保息謂安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安至懷之○正義曰尚書臯陶謨文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注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注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疏注胡齕至臣也○正義曰言侍也賈氏疏云取親近侍御之義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氏士奇禮說云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官位雖下大夫而正

王服位出入王命王眡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
贊王眡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
皆其僚屬爲羣僕侍御之臣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
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必將有
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秦武王令甘茂擇僕與行
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
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
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
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憮悴有憂色
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諸侯無大
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
士皆左右親近之官胡匡衷所居未知何職然堂上堂
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
此○注觳觫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訓云跦踖畏
敬貌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跦踖恐懼之貌趙氏
蓋以觳觫音近跦踖故以爲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
證云廣韻云𣩵𣩐死貌出廣雅又𣩵𣩐𤸁𤹞五字
諸書並訓爲死玉篇𣩵𣩐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
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𣩵𣩐同荀子王霸
篇云出若入若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爲如

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釁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卽名爲釁隙郤字漢書高帝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呼同鏬釁鏬猶言釁隙今人以瓦器有裂迹者爲璺讀若閼卽釁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爲鏬讀若阿阿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隋釁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爲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鎮阮氏元挍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注興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

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刉字珥即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廄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郤其牲則以羊爲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鍾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三一是祓除不祥一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鐘爲邦器釁鐘是塗其罅隙按塗其罅隙即是鄭司農讀徽賈疏以爲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

曰有之【注】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注】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疏】注愛嗇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嗇於賜予曰愛漢書竇嬰傳云豈以爲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吝嗇之義故下注云愛惜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注】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觳觫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注】異怪也隱痛也孟子

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疏】注異怪也隱痛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諡法解云隱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意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爲意猶薆之轉爲隱矣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注】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疏】注王自至我也○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非愛其財謂我之心果何心哉自信非愛財也乃責己之以小易大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一

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其分析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注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疏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翟氏灝考異云大戴禮保傅篇卽自賈子採錄而篇冣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正義曰賈子新

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扱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爲牲次於牛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疏注詩小至已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蓋斷

章取義毛詩釋文云忖忖本又作寸漢書律秝志云寸者忖也忖與寸義同前此詰駁王意不能解孟子以寸仁術言之王乃解悅解悅則喜矣喜故歎美孟子以爲仁知已心○注戚戚至王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衝俶動也衝俶與廣雅衝休同衝亦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釋訓衝衝行也說文憧不定也咸九四憧憧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爲俶爾雅動俶作也是俶與動同義說文埱氣出于上也俶義亦與俶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俶亦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非是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疏**注復白也許信也○正義曰曲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昭注呂氏春秋勿躬

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爲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言部云許聽也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諾之聽之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一鈞百鈞故三千斤曰否**注**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疏】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兼愛篇云挈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注折枝至見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氏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後漢張皓王龔傳論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爲爲非難爲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

附太平公主類皆朋作媕諂之具音義引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罄折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行之○注太山北海皆近齊○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疏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注云老老長長謂尊

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入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疏】注刑正至妾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也毛詩傳云寡妻適妻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爲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爲獻御之義爲進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疏注權銓至長短○正義曰漢書律秝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卽稱衡權爲

錘衡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錘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秝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概其餘尚書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爲度者閩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度之故云物皆然以行字解爲字讀心爲一頓心之所爲卽心之所行故云心當行之又云凡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卽上善推其所爲之爲善推其所爲之爲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卽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字一頓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卽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長者也不以心度心則不知愛禽獸之心輕於愛百姓之心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疏】注抑辭也○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强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亦有言注皆以抑爲辭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即意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即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抑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

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疏】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爲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

稱爲異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即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序異端矣王之大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爲所大欲外之他端故云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注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注蒞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蒞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疏注蒞臨至者也○正義曰蒞即涖涖之爲臨經典傳注不勝舉數爾雅釋詁云臨涖視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

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
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
三本作臨莅中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
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
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疏
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按若宜
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謂以如此所爲
求如此所欲解爲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
出險猿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云緣木故知其
爲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猶或有之若王曰
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
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
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心戰鬭必

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疏】殆有甚焉○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猶又也言殆又甚焉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疏】注王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記災也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即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疏】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

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州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尚書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王制疏亦引此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又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州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海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即指四海之內謂要服之內也○注固

辭至强大○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固爲必固然者必然之辭固不如强大郎必不如强大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郎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注至州耳○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淸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一侈言齊之强大孟子言齊地小弱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太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淸河至琅邪東西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云集會也

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疏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盍古通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增修禮部韻略盍韻蓋字引孟爲証韻會合韻盍或作蓋亦引孟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愼諸並以盍爲蓋此從閩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本足利本作盍蓋與盍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云盍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趙氏讀蓋爲合故以當釋蓋盍當猶合當也下文則盍反

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複注或謂此文葢字乃盍字之譌或謂下文葢字該改盍字說者又謂葢是疑辭盍是決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盍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盍亦求之盍求之也昭元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孟子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本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注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

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疏】注王言至惛亂○正義曰說文心部云惛不憭也國策皆惛于教高誘注云惛不明也不明猶不憭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詩民勞以謹惛怓毛傳云惛怓大亂也惛與昏同呂氏春秋貴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昏與高誘注云昏亂也楚辭涉江篇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注云昏亂也國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昏闇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惛○注不能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注云進行也考工記輪人進而行之注云進猶行也故趙氏以進爲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檀弓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元賦非余心之所嘗舊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爲行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嘗試之義謂未卽全行先暫行之如飲食未大歠先以口嘗之義故說文旨部云嘗口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卽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

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注】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疏】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常爾雅釋詁文服虔注左傳韋昭注國語皆以生訓產詩谷風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也漢書嚴助傳云民生未復注云生謂生業大宗伯天產謂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性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所恃以長養其生者也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注】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疏】注放

溢全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君樂逸人茲謂放。韋賢傳集注引臣瓚云逸放也說文兔部云逸失也逸泆失溢音同義通故趙氏以溢釋放謂縱泆放蕩也淮南子精神訓而不僻矣高誘注云僻邪也漢書晁錯傳云使主內無邪僻之行董仲舒傳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辟谷永傳云蕩滌邪僻之惡志佞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辟辟即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辟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即以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侈丁作移阮氏元挍勘記云考工記鳧氏侈弇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移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為侈之假借按禮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氾移猶云水氾溢儀禮少牢饋食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溢之以溢訓侈侈猶溢也趙氏以溢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於姦利姦利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網同說文网部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網或從糸罔即网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挍勘記丁本作司司讀為伺司伺古通用依趙注則是罔字丁作

司者非趙本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歲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疏注言衣至榮辱○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說叢亦引此○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知接篇亦云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

禮行義也疏今也至身若○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或問明君制民之產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逆古法既壞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權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皆以為制民之產也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為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為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即不為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為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為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餓有衣食則不凍餓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餓也恐凍餓而不足尚不能免

於凍餓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即是治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注其說至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以次上農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

及八十以上例此也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卽仁政常生卽恆產上兩言反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疏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純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糅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專一於正故純桓文之事譎正相雜故紛紛亦亂也哀公十四年公羊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注云撥猶治也

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義曰此言德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爲德易牲考文古本作易性誤也易牲則澤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飲澤云按王者德澤如膏雨故曰飲膏唐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注云迹道也踐其跡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崇王黜霸爲不屈道之言

姪廷琮 廷瑚 校字

孟子正義卷三終

孟子正義卷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注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疏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爲齊宣王此章之王亦宣王也王爲齊王知莊暴爲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爲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爲好音樂也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注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疏注王誠至治乎○正義曰趙氏以甚

訓大故以誠能人好解好樂甚云古之樂者探下文言之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疏王嘗至有諸○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二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

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廣衆合人己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之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樂甚之爲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準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爲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援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因訓甚爲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

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

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注】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注】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音義云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凡上樂字爲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陳善捫蝨新話云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發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所告縱不

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欲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放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樂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恩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爲証後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疏】舉疾首蹙頞○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舉俱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以鼓爲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衆樂統謂之樂而鼓專

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擊鼓解鼓字以樂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貌也○正義曰爾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又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笙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笙釋管以簫釋籥者說文竹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釋樂云笙以瓠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竽管三十六簧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象鳳上管樂而言然則竽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竽管之十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又云箹小籟也廣雅釋樂云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籟也籥之中者名籟與簫名籟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遂三空說文竹部云別爲書僮竹笘龠部龠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籥龠古通用三孔卽三空和衆聲卽節衆笛卽遂也引詩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

六孔箋云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
國子舞羽猷籥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
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
翟趙氏以籥舞之籥即此節衆音之籥故引詩耳唯
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籟爲三孔
龠管爲如篪六孔笛爲七孔篴廣雅釋樂云龠謂之
笛有七孔管象篪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篪長尺四寸
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篪八孔最長笛七孔次
之管六孔又次之龠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
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以管爲龠也廣雅以籥有七
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師讀篴爲蕩滌之滌
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則篴有五孔爲漢時所有也史
記索隱以篪爲今之横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笛爲
篪矣鄭司農以管如篪六孔康成則謂管如篴而小
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
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笙竽篪
篴等器之統名此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
之名與籥同類而小別者也籥爲如篴三孔之器篴
七孔籥故短於篴其名籟與簫同故趙氏直以籥爲
簫而簫編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籟實別故趙氏

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簫別也○注疾首

至愁貌○正義曰詩衞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

憂思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痛

義同周禮天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注云痟酸削也

首疾頭痛也陽氣爲憂愁所鬱猶春木爲金沴也說

文頁部云頞鼻莖也或從鼻曷廣雅釋親云頞頗也

王氏念孫疏證云頞爲鼻頗之頗頗通作準漢高帝

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

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頞史記唐舉相蔡澤曰

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既言鼻又言頞者曷同遏

遏鼻言其內不通而䶑蹙齃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

中斷者蔡澤諸葛恪之相是也有憂愁而蹙縮者孟

子言蹙頞是也有病而辛頞者此言其內酸辛素問

所言

是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犇走也【疏】注田獵至牲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

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紀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錯革鳥曰旟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緌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鴻鳶則載其羽虎貔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又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又惟晉人所欲見矣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注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疏注有愍民之心〇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愍作憫說文心部云愍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愍矣服虔注云愍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

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高誘注云憫憂也愍之作憫非其舊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注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疏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阮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議篇引天時二句作古語陸機辨亡論引稱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爲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疏注王言寧有之○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

一曰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篇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後苑囿之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既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爲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卽苑也蓋散文則通耳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疏】注於傳文有是言○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傳述爲文故云傳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曰若

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注】言文王

之民尙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尙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疏〕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共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閻氏據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孔氏

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爲百里也毛詩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即靈囿無疑闕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囿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

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王字之譌古本孟子益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欒松丘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同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囿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閻本已作以阮氏元按勘記云以己占通川此處自作己爲長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注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兎獵人取雉兎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

苦其小是其宜也疏注芻蕘至人也○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薪施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蒭蕘與百姓共之蒭芻之俗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注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疏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囿趙氏注却說得遼闊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

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冂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爲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牧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夫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爲郊遠郊爲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城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

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禁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尚未至郊而問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也爲阱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囿在郊關之內故爲阱於國中也周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獸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疏注設陷至宜乎○正義曰說文𨸏部云阱陷也穽或從穴世說政事篇注引孟子此文作穽穽阱同也尚書費誓云擭敜乃穽鄭氏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所以陷墜之周禮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阱可斂塞其皮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挍勘記

云閩監毛三本若作言誤

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注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注欲為王陳古聖賢之比疏注欲為至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閩監毛三本比作交誤按比如文公元年左傳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況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不可為聖王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注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疏注詩云至王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緜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云駾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

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患與混一音之轉串亦與犬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畎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爲以大事小之証詩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慍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証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過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困與趙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音義石經作混夷閩監毛三本作昆非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注】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

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疏】○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修后稷公劉之業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又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書作薰粥薰與獯通粥育與鬻通也毛詩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是時周已拓大尚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彊大可知詩稱獫狁孟子稱獯鬻者舉古名也音義作大王閩監毛三本作太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彊者監毛本作疆按唐人彊彊弱字通作彊强勉强字作强宋人避所諱多作疆疆乃疆界字非也○注越王至夫差○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以此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國語云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閩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為臣隸也則官事或作宦事亦通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注】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盖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疏】以大至北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中明樂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容涵畜為天下造命故為知命是為樂天天之生人

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並生並育爲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畏則盈滿招咎戮其身即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爲畏也而究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蓋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蠡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也○正義曰毛詩我將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後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解洛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

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道也能保安文王之道即能保安太平之道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祇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道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云成王尚畏天之威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注】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疏】注王謂至其意○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注】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

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疏〕注疾視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逸注楚辭惜誦皆云疾惡也說文目部云瞋張目也張目其狀不善故爲惡視說文又云𥄎目疾視也矉恨張目也詩曰國步斯矉今詩矉作頻毛傳云急也張百有急疾義足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儀禮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與安通撫劒卽按劒蓋手按下其劒而張其兩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惡敢爲安敢僖公三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敵當也閻監毛三本作一匹夫阮氏元校勘記云以一夫釋匹夫不得云一匹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注〕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

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疏注詩大至天下○正義曰詩毛傳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為此赫然者此怒也即以怒解赫然是赫為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爰趙氏以于是解爰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遏今詩作按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亦作旅毛以為地名趙氏言遏止往伐莒者莒是亦以莒為國名國名地名義亦相近鄭以阮徂共為三國故以徂旅為徂國之兵衆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從呂即音呂可此未可遂易為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為國名遏

孔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盂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旅即筥字衆經音義云筥又作旅古者筥旅同聲周禮掌客注云筥讀如棟梠之梠大雅以遏徂旅孟子作徂莒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篤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識也鄭以對為答毛以對為遂孔氏詩正義申毛謂遂天下心則義與答天下稱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江漢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進對而毛傳鄭注皆訓對為遂對揚乃舉字對即遂遂即揚趙氏用毛義以遂于天下為揚名于天下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殊于趙也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進賢良即舉賢良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是揚遂之義相舉也月令慶賜遂行注云遂達也此遂行亦猶云舉行達行猶云通行亦相屬為義或以遂揚為已遂稱揚君命是以遂為因事之辭時孔悝方稽首詎突冠虛助之辭乎為不然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揚名于天下乃為篤祜趙氏之說長也

書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疏】注書尚書逸篇也○正義曰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者于別錄至東京時雖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乃

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泰誓上篇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課不目之爲逸書也按泰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泰誓之文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尙書逸篇趙氏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日趙氏讀惟日其助上帝寵之入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蓼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尙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自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況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自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注】衡橫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疏】一人至耻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耻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注衡橫至紂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注云橫行妄由田中是橫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瓚云紂以威勢相脅曰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遂厥志故橫行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注孟子至勇耳○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奕世載德韋昭注云奕亦前人也謂前人如是後人效法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

章旨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注】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

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疏注雪宮至之饒○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與趙氏同離宮即囿人闔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注云公所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多謂誇大也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主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肯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詔孔僖曰今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倍尙能為斯言況嚴嚴之孟子邪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者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跡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館舍孟子稱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曾為先齊君臣其游觀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撫餘說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

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於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問隱然自表其憂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錄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卽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順逆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則此賢者卽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灝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元和志遂誣孟子爲晏子也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注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

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疏】注有人至義也○正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何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偃下第序云吾觀於人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葢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上不用已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義云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注】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

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疏】注言雖至共之○正義曰齊宣王自多以己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樂未與人共之小人卽民也賢者亦有此樂民未嘗亦有此樂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注】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疏】注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王逸離騷注云昔往也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氾論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敢問崇德脩慝拚或集解引孔注云脩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禁婦女無觀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爲釋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注瑯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瑯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會偏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椎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瑯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竆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瑯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瑯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瑯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蓋之罘卽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之之爲搏猶之之爲旃也罘與附古音通罘之爲附猶不之爲拊也山川之名古今更變乃以聲音求之尚可得泰皇漢武所游自瑯邪而北則至之罘成山自之罘成山而南則至瑯邪齊景欲觀乎轉附朝儛轉附卽

之罘也朝儛即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陽一山石盡起相隨而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琛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驅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沒又云召石與成山相近冋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仰成山也劉向九歎遠逝篇云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董子絫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哭公羊傳作昭哭是朝召古迺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爲朝廷之朝非也朝儛即柱之綴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綏呼之爲朝儛古儛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曰含玉石與棉鄉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爲韻投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讀石爲上聲聲近於舞是朝儛郎召石海神鞭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閭氏疑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

謂轉附朝僊卽華不注乃華不注在今濟南歷城之
西去齊都不遠無煩欲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引
管子戒篇謂轉附朝僊卽猶軸轉斛按傳子謂管子
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軸轉
斛爲轉附朝僊之譌不得謂轉附朝僊卽猶軸轉斛
之譌也然卽其斛字蓋知僊字爲石字之聲何也聘
禮記十斗曰斛說苑辨物篇十斗爲一石周語單穆
公引夏書云關石龢鈞韋昭注云石今之斛也莊子
田子方篇鈌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斛音庚司馬本
作鈌斞鈌讀曰鍾斞讀曰臾斞爲十六斛與斛自異
而與石之音則近斛卽石石古讀若暑故斛一作斞
以孟子之朝僊而管子用之作斛則僊字當時或本
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變石爲斛以加入管子也
其文云桓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南
至琅邪我游二字句謂我之東游也猶與由通謂由
轉附朝斛南至於琅邪也軸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
轉軸二字之問缺附朝二字幸存斛字可知孟子之
僊字卽斛字之借而斛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卽斞字之
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朝僊爲石石矣房元
齡注猶軸轉斛謂猶軸之轉載斛石乃望文生意失

之矣趙氏雖未詳而以爲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水名者存異說也淮南子修務訓云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云先古謂聖賢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爲先聖之王猶先靈爲先聖之神靈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疏】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朱長春云不本春從不足於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爲本秋穫爲利今田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即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元齡云秋謂西成尚有不

足者當補之秋稼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卽力田之力謂雖力田而所穫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又國蓄篇云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决芸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疏注晏子至語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諺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諺傳也然則夏諺謂夏世相傳之語國語諺有之韋昭注云諺俗之善謠

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諺語而其辭如歌詩則謂之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巡狩所以觀民也遊爲優游豫爲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閒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年傳文其文作宣子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游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易序卦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亦引爲證孫子兵法云則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云譽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

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縱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榭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榭豫並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他無所樂也翟氏灝考異云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托或反從孟子襲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

注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

疏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

千有五百人爲師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師軍亦通稱國語晉語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禮樂不興皇侃義疏云興猶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興釋行閩監毛三本作行師與軍按經先師後行趙氏以師行猶軍興而互明之也毛氏奇齡賸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子幼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雖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齎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子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褁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食釋糧而食之三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稱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言謂軍

師之興以糧米爲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
爲食必須遠轉轉即運也遠行轉運則必負重不得
休恩矣晏子春秋問下篇云今君不然師行而糧食
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誤亦非食于民
之義也音義云睊古縣切字亦作睊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云睊睊覗也説文睊視貌重言之則曰睊睊然
則趙氏不單言覗而云側目相覗者漢書鄒陽傳云
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
側目者忿恨之貌説文心部云睊忿也後漢書陳蕃
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悁悁注悁悁恚忿也葢趙氏以
睊睊與悁悁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
云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云陽客遊以讒見
禽是惡之即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賢炎
盍等傳注亦多以惡爲讒譖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
讒短則其曰亦互相忿覗故知睊睊爲側目相覗下
言民乃作慝知此胥讒者爲在位之人矣閔監毛三
本在位下有在職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慝
毛傳云慝惡也是作慝即作惡也周禮秋官小行人
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慝惡也
獨斷也然則作惡謂悖逆暴亂希圖犯令之謂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注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沉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疏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並作放命尚書正義鄭康成注云方放謂放棄教命趙氏與之同閩監毛三本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非是引沉湎于酒者尚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湎于酒又云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湎詩大雅蕩云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沉湎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沉湎于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說文水部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沉同熊蹯不熟怒人皆靈公事見左傳宣公四年溢與泆通溢

行謂淫泆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義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驕君流連荒亡王道既虧廢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霸如齊桓晉文者思匡救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即正也即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猶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質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爲諸侯憂古注以爲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春秋之晚雖魯亦困于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驕君之流連荒亡即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霸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稱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相匡正似不謂驕君矣或云如同盟或淵

國皆憂其國之將亡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

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疏】注或浮至類也○正義曰浮水而下謂順流而下也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見僖公三年左傳其下文云蕩公公懼變色杜氏注云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桓公趙氏引爲流之證者流猶放也放猶蕩也管子宙合篇云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以蕩與流義合取爲流之證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連訓引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連負車也各本作負連今正連即古文輦也周禮鄉師輂輦故書輦作連大鄭讀爲輦巾車連車本亦作輦車負車者人輓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說文云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又云輓引車也連輦同字而輦爲輓輓爲引是連訓引也逆水而上必用徒役輓引之如負車然故其名曰連引書者見虞書皐陶謨其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一句是書辭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是趙氏申釋書辭謂無水行舟必用人輓引引以爲名連之證也鄭氏注書此文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王氏鳴盛尚書後

案云鄭云云者卽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也舊說以爲夏時澆非是按無水行舟卽陸地行舟孔安國注論語以陸地行舟爲寒浞之子奡而說文夰部云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是當時有以盪舟卽丹朱傲之事故趙氏以罔水爲無水卽陸地行舟鄭氏謂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鄭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趙氏以陸地方使人推引其在水使人推引可知故以爲類例也○注從獸至亂也○正義曰易屯六三卽鹿无虞傳云以從禽也從禽猶從獸也厭足也引羿之好田獵者襄公四年左傳云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此羿好田亡身之事也詩魏風

蟋蟀好樂無荒箋云荒廢亂也廢亂者荒忽迷亂羿好于田遂忽于淀之謀己是爲田所迷也故引以爲名荒之證○注樂酒至之亡○正義曰引殷紂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紂好酒淫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是以酒喪國事也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樂酒即好酒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孔安國注云亡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也故引以爲名亡亡之證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於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晏子春秋問下篇云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管晏書刺取孟子而文有不同○注言聖至民也○正義曰聖人即先王也先王但有春遊秋豫一休一助爲民而出無此從上從下從獸樂酒之事也先王既非無事空行故晏子欲效法亦不無事空行也對其何修以比先王之觀如此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注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

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疏注戒備至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禮記會子問篇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皆云戒備也大修戒備謂預備補助之事卽晏子春秋所謂命吏計公掌之衆籍長幼貧氐之數是也景公將身親振給故出舍於郊示憂民困也與與發義同並言則有別周禮地官遂大夫則帥其吏而興甿注云興舉也故謂舉行惠政廣雅釋詁云發開也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出也故謂開發倉廩而出其粟閩監毛三本作以振貧困不足者也振卽古賑字晏子春秋云吏所委發倉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注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疏注大師至名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天子之官樂師與大師自別趙氏以太師爲樂師蓋以諸侯之官大師爲之長卽樂師也胡氏

匡衷儀禮釋官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正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按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尚書典樂官同非瞽者爲之也劉氏台拱經傳小記云國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按細大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鈞蓋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爲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管氏

之意或亦爾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注】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疏】注言臣至過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媱媱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媱好為謝畜謂畜與媱通說文媱說也故媱好謂之畜畜亦謂之畜又謂之好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悅君謂之好君畜古聲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閒居及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為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訓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欲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

加點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訧罪也邶風毛傳訧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道言也閩監毛三本作導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挍勘記云道導古今字古書多用道孫夸雪宮閩監毛三本夸作誇誤增言旁而欲以苦賢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苦作若形相涉而誤也按苦有困辱之義漢書馮奉世傳爲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雪宮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疏與天至之行○正義曰賈子新書道

術篇云反敬爲嫚嫚與慢同說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爲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流連荒亡皆暴君之謚行則四謚爲是董子繁露云桀紂驕謚妄行出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以至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疏注謂泰至毀壞○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釋地續云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瑯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守之則

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
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
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
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
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
嶽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
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
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近泰山明堂之遺象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
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
謂我毀明堂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
仁傑兩漢刋誤補遺並主斯說此皆用趙氏義毛氏
奇齡四書賸言云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不知所
始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
明堂不見繆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爲言
其於立言之意亦多不合不知此卽出王配帝所也
古明堂之制原爲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
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旣配天於郊而文王則
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爲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

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祀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謂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爲言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即因祭文王而推本及之以治岐者亦宗祀所自來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毀泉臺注云毀壞之也故趙氏以壞釋毀○注已止也○正義曰毛詩傳箋鄭氏禮注韋昭國語注高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皆然不勝數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注】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疏】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義曰阮氏元明堂論云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恒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盍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邱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尚越

席後世聖人采備綺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
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
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
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恭
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
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勘成書
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於斯篇王曰王政可得聞與注王言王政當
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注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
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
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

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
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疏】注言往至王政○正
義曰往即昔也史記
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自
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然則文王爲西伯治豐
未久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
使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
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
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之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云
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
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王
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
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
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云選賢之置之於位其
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
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采國爲
祿而不繼世故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
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
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

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祇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字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云世者世祿也○注關以至稅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譏問也問亦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注云征稅也○注陂池至之也○正義曰毛詩陳風彼澤之陂傳云陂澤障也周禮雍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是澤爲陂池也毛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也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然後漁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此云澤梁故知爲魚梁也○注孥妻至子也○正義曰孥與奴同假借作帑國語鄭語寄孥與賄焉楚語見藍尹亹載其孥注皆云妻子曰孥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云孥妻子也文公六年左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注

云孥妻子也引詩者小雅常棣第八章毛傳云帑子
也禮記中庸引此詩鄭氏注云古者謂子孫曰帑詩
正義云上云妻子好合子卽此帑也左傳曰泰伯歸
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周禮秋官司厲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
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
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
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
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賈氏疏云
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
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了[illegible][illegible]樂爾妻奴
奴卽予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說[illegible]謂奴男女從
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人縣官漢
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按說文女部云奴奴婢
皆古之罪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舂槀呂氏春秋開春篇云叔嚮爲之奴高誘注云
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然則凡父兄妻子從坐
沒入之罪名爲奴罪人不孥謂罪及本身不沒人其
父兄妻子爲奴也故賈氏謂先鄭後鄭義同不罪其

妻子即是不以其妻子爲奴說文別無孥字是罪人爲奴婢爲此奴因而妻子子孫通稱爲奴古者大罪坐其妻子亦僅没爲奴婢殊于秦人族誅之法而文王猶除之僅及本身非謂本身奴罪亦除之也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季曰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正文王罪人不孥之事也罪人謂加罪于人即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不孥謂本身惡宜加罪其父子兄弟不從惡則不坐也若從惡即是本身有罪當不止奴戮故王符引丹朱有聖父鯀有聖子管蔡有聖兄不當因其本身之罪概及其父子兄弟也孫氏星衍罪不相及論云康誥云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詞也字作矤言此元惡大憝其惟不孝不友之人所爲大惡必不謀於骨肉親戚下云子不祗厥父事

等是也云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弔善也弔茲猶茲弔言惟慈善者不爲政人所罪政人即下文惟厥正人若大正少正之屬也下云天惟與我民當斷句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下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又當斷句言大泯亂彝常之人乃其召罪也曰同爰速召也由同郵過也謂罪也速由即酒誥自速辜之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善者不可株連坐罪此善人有彝常爲天所與惟泯亂彝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疏】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逸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其事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

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疏】注詩小至此也○正義曰引詩在正月篇第十三章煢作惸毛傳云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說文云哀閔也憫即閔閔亦憐也單則弱困則羸趙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惸洪範云無虐煢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惸獨唐風杕杜篇云獨行睘睘閔予小子篇云嬛嬛在疚說文趋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聲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言乎【注】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注】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疏】行者有裹囊也○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孔本同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囊作糧挍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囊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于字曰餱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孟

子釋詩止積倉裹糧四言也俗本改裹糧爲裹糇則
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舊疏釋孟子之言云故居者
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尚作
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
篇首章乃詩作迺古字迺也音義作糇詩作餱詩釋
文云字或作糇說文無糇字食部餱乾食也毛本作
餱戢詩作輯毛傳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
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
豳焉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
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部
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
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糇食於橐囊之中棄
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
基詩以積倉與場疆對場疆是二事故鄭以積爲
委積與倉對亦爲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
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
云戢藏兵也詩云載戢干戈藏兵不戰所以安民故
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備
以寵釋光詩長發箋云寵榮名之謂榮名即毛傳顯
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讀光爲廣與毛趙異也○注

戚斧揚鉞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云斧斧屬之器說文云斧斫也戉大斧也戚戉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銳鋒斧斤濶鋒也故用之爲斫擊戈戟之鋒銳同於矛之刺但矛直刺而戈戟則横擊以刺之也公劉之詩云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戉也正義云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别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戚之言蹙也其刃蹙狹對戉名揚者言之彼爲發越飛揚故其刃後張蹙之張之顧名思義曰戚曰揚弗可易也戉今俗名月斧以爲象形然實戉聲之譌也趙氏不釋干戈箋云干楯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冶氏爲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戈戟並有内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畧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故説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説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横出以啄人其本即内也内之横貫于柲之銎而出之故謂之内援接内處下垂謂之胡胡上

不言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此言內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孑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孑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戈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之曰方方啟行道路按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爾箋云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鄭釋爰為曰用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爰為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爰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武備解弓矢斯張干戈戚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爰方啟行為于四方啟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趙推毛毛傳以方疑是四方之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注】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注】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疏】注詩大至古公○正義曰詩在緜篇第二章甫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爲名爲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爲名者

如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爲名不必字也拔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注來朝至疾也○劉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辟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爲早易明故不釋耳○注率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率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涯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止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滸又與漆沮無涉似益精確矣○注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爲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釋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爲俱來聿猶律說文彳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

也漢書宣帝紀杜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即似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率爲律爲率也相土居即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注云胥視也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爲視即相之爲省視也

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疏】夫子至誘人○正義曰論語子罕篇文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恂恂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隲傳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並作恂恂與此章指同

孟子正義卷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